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俄國短篇小說集

蓬子選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2

譯後雜記

在譯成這本俄國短篇小說集之後，我覺得有在本書後面附幾句話的必要。

第一，要將一九二一年以後的新俄短篇小說，有計劃地，有系統地，作一個完整的逐譯，在我底能力與時間固然也辦不到；但要在像這樣一本薄書裏要求獲得一個完璧，也是實際上所不容許的事。現在譯在這裏的，除略悉珂之外，都是同路人底作品。所以多譯同路人底作品，是因為幾部出現在新俄文壇上的巨著，在中國都有了譯本，而同路人底重要作品，譯到中國來的卻很少。所以在開始選擇的時候就存了這樣的觀念，縱然是不充分的，不完備的，也要將這部譯集作為介紹同路人作品底一個小小的嘗試。

第二，這篇小說完全是從英譯轉譯來的。雖然想盡我能力去保存各篇小說底風格，但以我底文筆的不美麗，不暢達，而且又是轉譯來的，要喪失原文底不少精彩這缺點，是沒有方法可以彌補過來了。

一九三一年六月，蓬子，在上海。

目錄

人性的風.....	一
伊凡底不幸.....	一九
白夜.....	三四
阿K和人性故事.....	四八
戀愛的權利.....	七六
青春.....	一二八
鐵鏈的歌.....	一六五
異樣的眼.....	二一四
作者生年表.....	二三九

俄國短篇小說集

人性的風（B.皮涅克作）

—

人生十年——你只要拿十年來回顧一下——好像這還是昨天的事情似的：你能够瑣瑣細細地憶起一切事情來，憶起眼睛下面的極細小的縐紋來，憶起室內的芬香來的。但是每過十年，生活在這地球上面的五分之一的人類離開這生活了，幾千萬人們死去了，去腐爛在地下，去喂養蟲兒。而同時，在這十年中，又有幾千萬人們來生活在這地面上；他們生下來，長大起來，過着生活，旅行到新的地方去，人數蕃殖增加，和春天的瀑流競爭，享受夏天的豐盛，秋天的沈思般的恬靜，於是在冬天的血紅的夕陽裏消滅去。每一個人生的時代，每一個國家，每一個城池，每一幢房子，每一個房

間，都有它自己底芬芳的——甚至每一個人，每一個家庭，每一代人，都有它自己底芬芳的。真老是這樣的，有時好幾個十年代會互相闖了進來，而且，當整個的時代，都會和鄉村裏的大事件被你所遺忘了的時候，而眼睛下面的縐紋，室內的芬香，卻比時代的大事件更具體地且更有意義地仍爲你記憶着。

它自己的風吹遍了每一塊地方。

這一個特別的人，伊凡·伊凡諾佛奇·伊凡諾夫，記得生活是像這樣一個都會——它有着木頭的鋪路，沿街有着木頭的圍牆，有着從小小的搖門進去的小小的花園，有着滲透了穿堂的人生的濃香，有着眺望着天井裏的青草的天花板低低的房間。在他的生活上面，吹着那一種有着人生的氣息的風的。一張破爛的皮睡榻安放在房間裏，而睡榻後，多少年來的雪茄烟尾巴都堆積在那裏。放在他的房間裏的桌上的書籍差不多沒有變動過，而桌布也仍舊是先前那一塊：這是一張寫字檯，雪茄烟底灰屑已將桌布底青色變成了黃的，這些灰屑已經固積在桌上，再不能夠將它們吹去了。在低低的窗門後面，有高大的青草，苧麻，毒草以及雜草，繁生在花園裏。在他的生活上面，吹

着那一種有着人生的氣息的風的，而這風，將他緊緊地鎖在他的房間裏。

在這幾十年之後，他還深記着那一個永遠含有秋意的，惡臭的，蒸散着一種使人喉頭顫慄的人性的黃昏。是在這黃昏，他趕走了他的妻子。在這一天以前，花盛開着，春天的瀑流在田野裏奔流，夜間充滿了這樣的話：『我愛你，我愛你，直到永遠，直到永遠！』在這繁花燦爛的世界裏，有太陽，宇宙和她底兩湖碧水的眼晴；在這兩湖碧水裏，是有將太陽和宇宙都淹沉下去的可能的，因為充實這宇宙和太陽的就是她啊；但是，就在這時候，繁花崩謝了。是在這時候，在人性的快樂之中生下了一個嬰孩，一個新的伊凡。在黃昏裏，母親的眼睛裏充滿了世界上的一切可愛的母性底可愛——在黃昏裏，他時常去親吻她底蒼白的手兒；這時候那嬰孩，那新的伊凡，是睡熟了。他是有過了這一切生活的。接着闖來了那個惡臭的黃昏，一個使人感到孤獨的黃昏，使他活在世上變得恐懼起來，好像他是被一種過分的人性所壓壞了。

這真的已不是黃昏，而是中夜了。窗外落着雨，天是漆黑的。桌上一支蠟燭高燒着，蠟淚滴在桌布上，而這塊桌布，自那天起，就沒有再換過了。這女人底眼睛澎漲着，而眼睛下面有着縐紋。他站在

桌子旁邊，她站在門口。

她說：

『伊凡，了解我吧，這完全是一個謊。原諒我吧。這只不過一時的衝動而已。啊，你和我已經共同有了真正的幸福，我們是互相愛着的。』

伊凡·伊凡諾佛奇俯在桌上，已將這片紙頭慎重地念過百把次了，她在這上面寫着：『尼古拉，這雖只不過是迷戀，但我卻沒有了你就不能生活。今天我的丈夫不在家裏。門開着。十一點鐘來，那時誰都睡着了。』

伊凡·伊凡諾佛奇拿着這片紙頭將手兒放進口袋去，接着，從蠟焰旋過身來，像先前一樣慎重地緩緩的說：

『這還有什麼原諒？原諒這字在這裏是不適用的。我對於衝動感不到興味，而且這還有什麼衝動不衝動呢？事實是明明白白的。你和另一個男人糟塌了我的床……滾出去吧！』

『伊凡——記着——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孩子，一個兒子……』

伊凡諷刺着她：

『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輕薄兒，而我是不要你的任何輕薄兒的……滾出去吧！』

於是她眼睛下面的縐紋消滅了，只剩了兩隻充滿憎恨，恥辱和厚顏的眼睛。她也慎重地對他低聲說：

『惡人呀！我是愛他的，我是愛他的——他，而不是你呢！』

伊凡退轉身來，沒有回答。她嚴厲地回轉身，將門兒砰的一聲關上了。他沒有跟她出去。在門外沒有一點聲音。他木然地站着。在門外沒有一點聲音。大約這樣過了一刻鐘吧。然後他趕到門口去了。在門外是空空洞洞的，連嬰孩的床上也是空空洞洞的，一支蠟燭燒在床旁。門開着。他奔到穿堂裏去，奔進一個人類的住宅底濃香裏去。通到門外去的門兒是開着呀。他奔進雨兒，奔到前天井裏。通到街上去的門兒也開着呀。於是他無力地，屈辱地又淒涼地叫號起來了：

『亞李藕虛喀——』

沒有回答。街道消失在黑暗和雨水之中。

接着，在早晨，一個女僕人拿來了一個條子。『伊凡·伊凡諾佛奇，望你這般善心吧！』——在條子裏，她向他懇求，將她的東西送給她——祇要她的和她的兒子的。他將她所有的東西都收拾在一塊，爲了收拾東西他化去了一整天，這女人幫着他。這女人兩次出去喝茶和吃東西，但他可沒有心思吃；每逢這女人出去的時候，他就坐下來繼續寫一封長長的信。黃昏，這女人用一部場車裝去了這些東西，而且將他這封信放進懷裏去。伊凡幫她弄場車，一直遠送到街道上，然後在街上緊握着這女人底手兒，懇求她不要忘記帶這封信給她。這女人感到沒有辦法，這時候他正緊握着她底手兒，於是她將手兒縮了回去，很懂事的說：

『那關我什麼事呢？假使她給我一封回信，我當然會帶來的。多跑一趟不打緊！』

回信並沒有來，今天也沒有，明天也沒有，後天也沒有。但是到了後天，他就知道她已經離開這市鎮——帶着她所有的東西，乘火車到別處去了；顯然從此永別了。而事實上，她也真的一去不復返了。伊凡·伊凡諾佛奇也沒有第二次再看到她。在一年之內，他知道她是生活在莫斯科的某地方——在三年之內，他知道她生了另一個孩子，一個名叫尼古拉的孩子。這孩子底姓是他底——

伊凡·伊凡諾佛奇·伊凡諾夫底——尼古拉·伊凡諾夫。

在這張破爛的皮睡榻後面，雪茄烟的尾巴堆積着。

二

她，這兩個孩子的母親，伊凡·伊凡諾佛奇·伊凡諾夫的妻子，對於愛的認識，是和許多女人一樣的，當她們追隨着男人底每一個足步的時候，當她們要知道他底每一個思想的時候。但是到實際上妨礙他去生活，妨礙他去思想，去工作——當女人們失去了她們自己的一切的時候，她們便首先和自己的高貴分手了；像這樣的戀愛，結局免不了要毀滅的，因為，縱然那戀愛的束縛，也不能成爲束縛的，而且這樣的戀愛也是含有毀滅性的。每一種人類的生活和每一種人類的戀愛都可以在想像裏抽摹出來的：這個女人的生活，在離開她丈夫幾年之後，已像是一塊非光亮的紅頭巾，一件吉卜西人的披肩了，因為它在許多靠不住的住家裏用久了，在它的上面已經積了各種烟草和香料的顏色，但是在它的摺縫裏，仍舊保留着或種舊日的人性的芬芳。接着，這打開了的披

肩，落到莫斯科郊外的垃圾堆中，落到非常窒息的人類的垃圾堆中去了。她的兒子伊凡和她的姊妹同住在省城裏。她的兒子尼古拉，當初是和她住在一塊的，但隨後她將他送到孤兒院裏去了。一直到七歲頭上，他纔第一次知道羊癲病的痛苦。這是發生在石築的孤兒院裏的充滿聲音的迴廊上。他的母親那時已經發現了他的父親甚至連他的名字也不告訴這孩子，他真是一個惡人呀，因為唯有那樣的惡人纔有勇氣種下有病的孩子的；還有，母親也很久的考慮着自己，甚至覺得也是一個惡人，因為自己有勇氣生下孩子來。總之，人類的非議，決不會像，也不能够像，一個人對於自己的非議那麼嚴厲的。

接着母親死去了。她很有價值的死去了，因為她已經發現了自己能够鼓勵孩子，那個生活在遠方，一切都很好的伊凡，和那個生活在孤兒院的四壁裏，受着羊癲病的磨折的尼古拉，來愛她，來尊敬她。她死於癩熱病，但她的生活的意義，是她一生盡了奴隸的職務。

孩子們互相不知道的。一直到七歲之後，那個生活在孤兒院裏的尼古拉，接到了他那生活在省城裏的哥哥伊凡的信。伊凡寫信去和他弟弟熟悉起來，去建築起同胞手足的權利。尼古拉給了

一個回信。哥哥伊凡講到他住着的屋畔的河流，講到天井裏的乾草棚，講到他中學校裏的同伴們，講到鳥兒和草地。弟弟尼古拉講到他的迴廊，講到他的商業學校，講到他的寢室。在交換了許多信札之後，弟弟尼古拉在信中向他哥哥伊凡提到的病症了。他們都對於母親講了很多的話。各人都向對方詳細地講述着每一件事情，在那一切的記憶裏，是保藏着他倆都看爲是神聖的東西——他們的母親。當伊凡到了十四歲的時候，他的姨母將關於父親的事情講給他聽，於是伊凡寫了一封信給尼古拉。說他們的父親還活着。這新聞在尼古拉心上發生了一個奇怪的印象（或許這種印象正是他所希望着的）。尼古拉開始夢想他的父親了。尼古拉將他底對於父親的夢想和思念，繼承產業的記憶和柔情，深藏在他心裏了，他在孤兒院的寢室裏學會了隱藏這本領。伊凡寫信給父親，而父親是溫柔地又十分委婉地答復他。伊凡將父親的信寄給他的弟弟尼古拉。尼古拉也寫信給伊凡。伊凡諾佛奇·伊凡諾夫，但是伊凡諾夫沒有回信。

這是必須插進來說的，伊凡和尼古拉正在俄國大革命的時候，度過了這些生存的日子。

三

人生十年並不是一個長長的時期。而人生十日卻是一個可怕的時期呀！父親伊凡·伊凡諾佛奇·伊凡諾夫在破爛的皮睡榻後而將雪茄煙的尾巴堆積得更多了——而這市鎮，像先前一樣躺在那裏，它有着木頭的鋪路，有着排列在街道上的木頭的圍牆，有着通到花園裏去的門兒，有着（滲透了）走廊的生命的濃香，有着窗戶後面的高大的青草。如其說伊凡·伊凡諾佛奇是，或者也許做過，一個中學校的教師，或者地方統計家，在他生命上面吹着那一種有着人性的氣息的風的，這該是不適當的吧。而且，在那十年裏邊，伊凡·伊凡諾佛奇是記憶着一封從他兒子伊凡寄來的信的。是在清晨的時候送來了這封信，第一行寫着：『我問候你，我親愛的爸爸，』於是伊凡·伊凡諾佛奇在那年青了十歲去，他記起了太陽，繁茂的鮮草，歲月的春天的瀑流，而對於那個可怕的夜晚，那些時間——像他從這一扇門裏跑到另一扇門口去，一直跑到大門口，像他向黑暗的街道裏叫喊着：『亞李藕虛喀！』——他只不過淡淡地回憶着，而且那天他整日的打算着再叫喊

出來，只要高聲地叫喊出來，只要叫喊出或種完全顧諒的話來，祇要快樂地叫喊出來呀。他終於在那個時候快活地答覆了他的兒子。不久之後他又接到了另一封信，這一回是尼古拉寄來的，在這封信裏，起頭是和伊凡的信裏寫着的話同樣的：『我問候你，我的親愛的爸爸，』看了這封信之後他心裏充滿了所有的血，所有的憎恨，所有那個人性的氣息的惡臭的黃昏底記憶，他不斷地渴望着能夠叫喊出來：『滾出去吧！滾出去吧！到你的輕薄兒那裏去吧……你的那些雜種，我是無論那一個都不喜歡的。』

是在一個秋天的薄暮發生了這事情，雨水引起了一種窒人的氣味，滲透了這幢房子的穿堂，而且必須提早點燭了（這時正當革命底轟雷已經退到了遠方的日子。）面街的大門在吱咯地響，是有人用手杖在那通到穿堂裏去的階階上敲出了一種聲音。門兒開着通達到迴廊上去，有人在靜靜地詢問：

「對不起，伊凡·伊凡諾佛奇·伊凡諾夫是住在這裏麼？」

「是的，住在這裏的。我就是呀，」伊凡·伊凡諾佛奇回答他。

一個短身材的男人走進室內來，手裏拿着一根鑲着橡皮頭的手杖，有如跛子們所使用的手杖一樣。他底兩肩聳突着。在暮光裏，他底長着有如細繩一般的稀疏的鬍子的面孔，顯得非常蒼白，非常疲倦。這一個人，是這般地被伊凡·伊凡諾佛奇所記住了。他，這一個人，跨進了室內，躊躇地又快地停留在門檻上了。他說：

『你就是——伊凡·伊凡諾佛奇麼？』於是他突然嗚咽起來，向前伸出了他底手兒（他的手杖落到地上去了。）

『爸爸——我就是……你的……你的兒子尼古拉！』

伊凡·伊凡諾佛奇站在桌旁（站在這同一張桌旁，而桌布是已沒有它原先的顏色了，）他沒有伸出手兒，只從尼古拉前面避了開去——他突然感覺到幾十年前的那個晚上已經闖進房間裏來了。他安靜地說：

『請坐。我該怎樣問候你呢？』

尼古拉沒有回答，只順從地又迅速地在門兒旁邊的椅子上面坐了下去。

『我該怎樣問候你呢？』伊凡·伊凡諾佛奇重複地說，這一回比上一次更響了。

尼古拉不了解這詢問的意思，躊躇着不敢開口。

『我該怎樣怎樣問候你呢？』伊凡·伊凡諾佛奇用了一種尖銳的聲音叫着？

『原諒我，我不懂……』

伊凡·伊凡諾佛奇拖着圈手椅橫過了地板，在尼古拉對面坐下來，他底手臂斜靠在圈手椅的兩臂上。伊凡·伊凡諾佛奇拾起了手杖，遞給尼古拉。尼古拉接過去了。伊凡·伊凡諾佛奇用扭歪了的眼睛專心地望着尼古拉。

『原諒我，我不知道你的父親是誰，』伊凡·伊凡諾佛奇開始低聲說，漸漸地更加扭歪他底眼睛了。『我不知道你的父親是誰，』他較高聲地重複着這句話，……『原諒我。我們必須將這事情解釋清楚，好使這誤會有個結束。你所以取了我的名字，這完全出於一種誤會。我不知誰是你的……』伊凡·伊凡諾佛奇停住了口，拿出了一個雪茄盒子。『恕我冒昧，你抽烟麼？不抽的麼？』原諒我，我沒有這體面知道你的……父親……』

尼古拉從椅子上立起身來。伊凡·伊凡諾佛奇也立起身來。手杖又落到地板上了。伊凡·伊凡諾佛奇迅速地將手杖遞給尼古拉。伊凡·伊凡諾佛奇底眼睛抽搐地閉着。

『是的，是的……原諒我！我沒有這體面。我和這事情沒關係！我沒有這體面！我沒有這體面！知道你的母親和誰……和誰生了你！』

尼古拉不再等在那裏聽伊凡·伊凡諾佛奇的下文了。他迅速地離開了這房間。他急忙地走着，絆倒在他的右足上了。手杖是拿在他的右手裏，右肩是這樣聳突着，只有極痛苦的人們纔這樣聳突的。

『是的，是的……我沒有這體面！我沒有這體面！』伊凡·伊凡諾佛奇在這離開了的男人後面叫着。

尼古拉和伊凡，這兩弟兄商量好了在他們父親住着的那個市鎮上相會。尼古拉比伊凡早到了幾個鐘頭。伊凡從火車站上一個旅館裏去了。他知道了他的弟弟尼古拉已早在那裏。他們以前